

清代民间庙会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建构

——以鄱阳县张王庙会为例

程宇昌¹

(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 江西南昌 330099)

摘要: 在清代, 庙会文化是民间神灵信仰与地方文化相互杂糅的产物, 是窥探民间社会的主要视角之一。鄱阳县张王庙会是古代鄱阳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与信仰空间, 张王庙会繁荣鄱阳县商贸文化与经济, 表现出清代鄱阳民众原生态生活与真实图景。以庙会文化为视域, 探析鄱阳县张王庙会文化的社会功能, 建构民间庙会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恰好回应与实践党的十九大精神。

关键词: 清代; 鄱阳县; 庙会文化; 张王庙; 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 K892.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8) 06—0089—10

清代时期, 江西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神灵众多, “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 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 某时代供祀某种神最多, 可以研究各时代的心理”^{[1] (P287-288)}。由此, 考察鄱阳湖民间神灵, 可以探究湖区民间社会心理, 窥视民间宗教历史, 也可以把握民间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近年来, 庙宇祠观与民间信仰神灵研究是学界的主要热点之一, 而寺观庙会文化又更为突出, 主要有何海生的《地方性文化的内生成秩序及其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以甘肃张家川汉族庙会习俗为例》^{[2] (P105-112)}, 刘博、朱竑的《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3] (P574-583)}; 关于妙峰山庙会研究, 主要有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4]; 关于庙会民俗的研究, 主要有况红玲的《从传统庙会谈当代发展庙会民俗文化旅游——以四川庙会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为例》^{[5] (P128-132)}; 关于庙会民间信仰的研究, 主要有林晓平的《客家庙会的特色与功能》^{[6] (P220-225)}。这些论文和著作从庙会的不同视域与角度进行了有关考察与研究。而关于鄱阳湖民间庙会文化的研究, 学界探究较少, 仅有谢芳的《神仙的诞辰, 老人的节日——鄱阳县管驿前晏公庙庙会习俗现状考察》^{[7] (P17-20)}, 及拙文《明清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8] (P127-134)}。有关鄱阳县张王庙的直接研究, 仅有王华、周海燕的《略论鄱阳张王信仰的主题变迁》^{[9] (P112-115)}, 该文对张王信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 而对于张王庙会文化与社会发展建构尚未涉及。因而, 研究与深化空间仍然很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0] (P4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0] (P3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0] (P23)}。因此, 本文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鄱阳县张王庙会为个案, 深挖张王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 探源鄱阳湖区民众精神世界与原生态生活, 挖掘民间历史文化, 把握地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建构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 探析地方社会发展新思路, 积极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试图作一点微观思考, 并抛砖引玉, 以期学界关注。

¹收稿日期: 2018—11—05

基金项目: 江西省艺术规划研究项目“鄱阳湖吴城传统习俗文化与地方社会建构研究”(YG2016116); 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鄱阳湖区历史名镇吴城民俗文化与地方发展研究”(LS17102)。

作者简介: 程宇昌(1977—), 男, 江西鄱阳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一 鄱阳县张王庙信仰基本概况

关于鄱阳县张王庙，《鄱阳县志》载：“元至正八年，己丑碑，惟有唐中丞张公巡保障江淮以死勤事，诏立庙睢阳郡后民思不忘其德，凡通都大邑以及闾巷，咸庙祀，惟勤，故饶有庙焉，庙在近治之东永平关。”^{[11] (P317-318)} 又邱雯的《重修唐忠臣张公庙》一文记：“饶有唐忠臣张公庙，在郡城东面，俯番江，高亢雄伟，地势壮观。”^{[11] (P1 288)} 比对两文本可见，鄱阳张王庙地处鄱阳县城东的永平关，俯瞰番江，即鄱江，亦即饶河，庙建于元至正八年（1346 年），因庙祀唐忠臣张巡保江淮有功，老百姓不忘其德，建庙祭祀。其时，凡是大邑及闾巷，均有庙祭祀，张公崇拜遍及各地。

关于张王神崇拜，陈春声认为：“从唐代以来确立张巡、许远信仰在官方祀典中的正统地位，似乎没有动摇”，“清王朝对张巡、许远推崇备至。”^{[12] (P65)} 从唐代至清代，张巡、许远信仰流传于世，历千余年而不衰。

张王神灵的历史原型为唐代“安史之乱”时期两位著名将领——张巡与许远，他们英勇抗敌，战死睢阳，为后人所敬仰。新旧《唐书》均有记载：

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13]

由是观之，张巡精忠报国，与将士同生死，不惜杀妾给将士食之，如此忠君爱国，是故《新唐书·忠义传》评论曰：“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肃宗皇帝始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张巡、许远二人，是为崇拜之始。

时光流逝，历史变迁。唐代忠臣历经各朝各代，仍受国家祭祀与官府重视，说明忠臣文化与忠臣信仰为历代君王所崇尚与需要，为各代王朝之共识。时至清代，鄱阳县张王庙依然祭祀兴盛，其时张王庙已然“地方化”与“民间化”。王华、周海燕认为：“鄱阳张王庙的形成，当时是一种‘政府行为’，还不具备民间信仰的特征，唐宋期间更多体现了国家意志，鄱阳张王庙的主题变迁是从清代开始。”^{[9] (P113)} 陈春声也认为：“有清一代，潮州的双忠公信仰经历了一次更加明显的‘地方化’过程。”^{[12] (P65)} 从三人的观点来看，张王信仰的“地方化”或“民间化”于清代开始并发展至盛。鄱阳县张王庙神灵演变为地方性神灵，或者说神灵信仰本土化与民间化，抑或自清代开始。

关于鄱阳县张王庙的规制，《鄱阳文史汇编》记载：

在解放街上首的高阜处，祀唐代忠靖王张巡（清代封为安澜王，因他不仅起兵讨伐安禄山，帅众奋守睢阳，城陷被执，骂贼而死有灵名，而且有保障江淮有功），从祀有南霁云、雷万春、姚口、许忠四大将。庙内有旌忠阁、大佛殿、观音堂、财神殿、禄姑堂、清虚堂等，前后三进，前有戏台，中有正殿，后为夫人殿，最后有三层高楼，后以风雨摧残，摇摇欲坠，改为一层，民国时于庙侧为张王庙小学，现为激扬小学，现在原址上仍建一小庙，然规模亦非昔比。^{[14] (P384)}

由文本可见，张王庙建筑雄伟，庙内有旌忠阁、大佛殿、观音堂、财神殿、禄姑堂、清虚堂，前后三进式，有戏台，有正殿，有张王夫人殿，从祀的还有南霁云、雷万春、姚口、许忠四名大将，而观音堂祭祀自然为观音菩萨，财神殿供奉的自然是财神，张王夫人殿供奉的自然是张王夫人神像。至于清虚堂、禄姑堂供奉的是哪个神灵就不得而知，但从中可以看出，张王庙供奉的主要神灵有 10 多个之多，足见张王庙宇宏大，气势雄伟。

笔者在鄱阳县张王庙调研，发现张王庙门外贴有今人根据旧时规制绘制的庙宇图。图中显示，庙宇规模恢宏，仅其牌坊匾额的书写就有讲究，均为历代鄱阳地方名人或官吏所书。《鄱阳文史汇编》也有记载：

张王庙大门口悬一横匾，上书“天地正气”，为太平天国时举人戴涵芳书写，二门口有副对联，是清朝鄱阳税卡官张鸣珂书写，“赫矣威灵唐代战功光史册，凛然正气韩文书后挟风霜”。张王大殿上有两幅对联，一为清代拔贡谢桂芬写：“千秋不朽睢阳齿，一字之褒正气歌”；另一是近代鄱阳文人谭椿寿书：“名山祀唐代忠贞，欲买良金写遗像；此地异睢阳祠庙，不教顽铁范神奸。”^{[14] (P384)}

张王庙历久时远，书写的牌匾有太平天国的举子，有清代拔贡，也有近代文人，说明张王庙几经重修，年代久远。《鄱阳县志》载：“国朝嘉庆十二年重修后殿，道光元年重修，每年春秋分日致祭，内大佛殿、观音堂，嘉庆十三年重修财神殿，禄姑殿，道光元年重修清虚堂，道光二年建，咸丰三年发逆毁，同治二年重建后殿，按忠靖王庙又一在双港。”^{[11] (P317-318)} 这充分表明张王庙的历史性与重要性。在清代年间，清政府多次增建与重建张王庙，并在双港乡也有庙一所。此外，从张王庙历史古貌图可见，庙宇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占地面积1 000余m²，三进式样，有牌坊，香火旺盛，地方供奉不断。

张王庙香火鼎盛，人们尊张王为“安澜王”，来往饶河的船家客商都要到庙中献油供香，杀鸡祭祀。传说，只要祭拜了安澜王张公，则船行平安，财源亨通。因此，张王庙的香火胜过同处一城的管驿前村晏公庙。来往祭拜的有景德镇的瓷商，婺源、祁门的茶客，浮梁的木材商人等，这些船主客商祭拜张王庙络绎不绝，拜得虔诚，求个平安。正因为张王庙的香火旺盛，香客如云，信众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张王神成为饶河流域民众的共祭之神与护佑之神，张王庙一时成为当地人们祭祀的文化空间与精神世界。

张王庙所在地——鄱阳县城东永平关，据拣陶的《旧时张王庙肆》一文记载，庙前街道在清代叫“大神巷”^{[15] (P363)}。笔者认为，拣陶此处或有误，应称之为“大臣庙”；抑或拣陶写《旧时张王庙肆》一文时，将“大臣”笔误或音误为“大神”，因《鄱阳县志》有载：“大臣巷，在张王庙前，通河。”^{[11] (P133)}可见，张王庙前街道应为“大臣巷”。“臣”与“神”的韵母均为“en”，或因鄱阳地方方言，人们对“臣”“神”不分，从而将“大臣巷”记述为“大神巷”。正因为大臣巷直通饶河，使得来往张王庙的香客众多，形成以张王庙为核心的祭祀文化圈与商业经济圈。

针对鄱阳张王庙的热闹场景，清代著名词曲家蒋士铨诗云：“帆樯一字估舟排，正午开头尚未开，日暮新桥箫鼓沸，张王庙里赛神来。”庙前有河，河里有船，日暮时分，新桥仍锣鼓喧天，张王庙的赛神与热闹引起了诗人关注与兴趣，充分表现出张王庙祭祀文化的兴盛，日暮不落，拜神依旧。

对于张王庙商业集市的热闹场景，拣陶的《旧时张王庙肆》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旧时，鄱阳上街是以张王庙庙前集市及张王庙巷为中心，包括张王庙河边场地和茅园里，这里汇集了各类商业、手工业、小商贩、文化娱乐等行业，商贾云集，市肆兴盛，可以比作北京的天桥。

张王庙巷中店铺铁器、旅歇业为多，其他如油漆、圆木、裁缝、纸扎等亦有，铺面多数破败、狭窄，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沿河一带及河南岸渔民和船民捕鱼、造船用哪个的各式船钉、靴钉、锚、农具等。

张王庙庙口的场地上，每天都集着鲜鱼、蔬菜、小五金、小百货及修理等行业摊贩。每逢过节，这里便是耍猴戏，拉西洋景片，杂耍等所占据。庙前正街分列着酒肆、茶馆、香烛、布匹、百货等店铺，应有尽有。张王庙巷与河街交汇处空场则充塞着赌博性摊贩，以及各种流动小担贩，每天晚上叫卖到十点钟左右才散去。^{[15] (P363)}

从拣陶的记述来看，旧时张王庙前的广场、街市四处热闹非凡，商业贸易可以说应有尽有，有百货、茶馆、酒肆、小五金、卖菜的、旅馆业、油漆、圆木业、裁缝、铁器店、渔业店、造船业、赌博业、杂耍、祭祀香烛等等，可与北京的天桥相比，足见张王庙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祭祀文化的鼎盛。张王庙周围集市发展成为城市商贸活动的中心。

时至今日，张王庙的面貌已非昔日可比，原址改建为激扬小学，庙址前移近 100 m，只有一进，缩居在沿河街的小巷内，庙宇香火依然兴盛，祭者络绎不绝。张王庙会是上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 年、2013 年上饶市人民政府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分别颁布文件予以保护。张王庙旁为大雄宝殿，内供奉如来佛祖，佛祖两旁立有两观音菩萨神像，一是滴水观音，一是送子观音。庙宇左右大门分别贴“有求”“必应”两个字。

张王庙大门外分别立有一对石狮，威严耸立。庙的走廊上有两根柱子，分别盘着两条金龙，气势雄伟。庙门楣上写着三个大字——“张王庙”。庙门的左联是“浩气壮山河”，右联为“精忠弥宇宙”。步入张王庙，庙宇左右大门分别贴有“忠烈”“昭彰”两个字。大殿内供奉张王菩萨神像，神像上方横联为“天地正气”，左联为“一字之褒正气歌”，右联为“千秋不朽睢阳齿”。神像外的柱子上又有一副对联，左联为“凛然生气韩文书后挟风霜”，右联为“赫矣威灵唐代战功光史册”。在张王神像的右侧设有柳母殿，内供奉柳母菩萨，即为张王夫人神像。夫妻同供一屋，分别设台，这在庙宇内较为少见，抑或是庙宇小而受限之故。

在清代，人们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甚至精神贫瘠，同时，科学技术不发达，加上自然灾害侵袭与官府带头祭祀，民间信仰神灵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主要支柱。自然而然，张王庙的神灵历史与故事灵验给了鄱阳县民众的精神慰藉，他们在这庙宇有限的文化历史空间，拓展成他们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从而，在饶河之滨鄱阳县建构起张王庙信仰及张王庙会文化，并逐渐演变成鄱阳县城的商贸经济中心，繁荣城市发展。在张王庙民间神灵信仰的背后，鄱阳县民众又遵循着共同的历史轨迹，即在国家权力背景下的文化生态与精神信仰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形成自己的文化生态与精神空间，即张王庙会文化。

二 鄱阳县张王庙会的历史变迁

关于庙会文化，李星认为：“万寿宫庙会是许真君民间崇拜信仰的社会产物，为乡民聚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是江西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西山万寿宫庙会展现了在乡民的精神支持和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16] (P81)} 刘博、朱竑认为：“世居居民借助媒体等多种途径来象征性地叙述其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借助广府庙会建构广府地方认同，从而使广府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没有宣称集体记忆，所以未能获得支持。”^{[3] (P580)} 可见，庙会是民间乡村社会的集体精神世界，是乡民表达村族文化与精神信仰的公共文化空间，饱含乡民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情感，承载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历史轨迹。

关于鄱阳县张王庙会文化，笔者在鄱阳县鄱阳镇张王庙庙会田野社会调查时，见庙门外有一庙会简介，清晰记述了张王庙会的来龙去脉，其文为：

张王、柳母已被民间，尤其是水运行业中视为生活上的孝、爱之神河生产中的保护之神。因此，张王庙庙会应运而生，从而延续至今，弥久不衰。庙会又称赛神会，每年正月初八和十一月初五日举行张王、柳母“出巡”和“省亲”（拜丈母娘年）仪式与活动，徽州、抚州、南昌、饶州四大商帮及外省旅鄱 10 所会馆，都各备置仪仗执事、乐队以助。出行时，三对大锣开道，地方士绅首领，民众捧香随后，仪仗之盛，蜿蜒达数里外，沿街商店、市民摆设香案于门前，焚香鸣鞭炮恭迎张王及其妻中国夫人柳母等銮驾莅临，庙会期间邀请来的县内赣剧饶河调、外县越剧班日夜各演一场，公演三四天。庙会主要内容有，一、昭彰忠烈，祈愿商旅平安，二、张王伴同柳母到县城永平门外柴家巷内柳氏娘家拜年，传承孝道。1955 年起庙会停办，直到 1996 年出行、省亲庙会方又恢复，现每年届时举行庙会成为鄱阳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之一。

张王庙会又称赛神会，每年正月初八和十一月初五日举行，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张王庙的“祈福”与张王神的“出巡”活动。此庙会活动早已有之，1955 年庙会停办，至 1996 年恢复，每年举办。庙会成为鄱阳县民间民俗文化的品牌活动。在历史上，张王庙会议式隆重，其间还邀请县内外的戏班公演；张王神出巡，沿街商店及百姓焚香摆案，鸣放鞭炮迎神，许多信众尾随其后，商帮会馆置办仪仗并请乐队相助，热闹非凡。

关于张王庙会的张王菩萨出游，汪烈、松年的《张王菩萨出行》一文有记^[17] (P382-383)。结合田野社会调查，笔者将张王庙会的菩萨出游活动进行了大致梳理。

首先，确定张王菩萨游行时间。张王菩萨游行时间需由当地士绅与庙祝共同求签问卦商定，时间多定于每年的正月初七、初八、初九。时间确定后，张榜公告，榜文内容大致为“兹定于某月某日张王菩萨出行大吉，遇雨顺延”等文字。告示公布后，全城百姓集体开始行动，大家为张王菩萨的出行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其次，准备张王菩萨游行。城里的百姓大多通知亲朋好友来城观看，所以游行当日，全城出动，万人空巷，大家都观候张王菩萨的到来。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燃放鞭炮，迎接张王菩萨，意味着禳灾除患，确保平安。除了百姓迎神的准备外，还有游行队伍的仪仗队准备。仪仗队的准备一般由鄱阳当地各商帮会负责，鄱阳商帮主要有徽州、抚州、南昌、饶州四大帮。他们都置办铜锡制成的斧钺、干戟、金瓜和丝绸的凉伞、掌扇、提炉、香案等仪仗，集体出动，举仪仗而游。

再次，鸣放出行信号。张王菩萨出行信号有铙、有鼓、有锣等。吉辰一到，菩萨起驾，所有锣鼓器乐集体奏响，三声铙响，全城轰动。而在菩萨起驾之前，必须等“三锣”信号，即“三锣”响后，菩萨出游。“三锣”的第一锣由姚公渡负责，从黄龙庙直敲到柴家巷为止；第二锣由黄龙庙负责，从黄龙庙直敲到柴家巷止；第三锣由架木棚负责，由架木棚直敲到柴家巷止。三锣一响，出行队伍出发。如今，“三锣”形式简化，均由庙会筹委会统一安排。

又次，规范菩萨出行队伍。游行的仪仗队特别讲排场、神气，一帮接一帮，数千人参加，队伍长约 2.5 km。菩萨游行时，先是三对大锣鸣锣开道。后是地方乡绅，他们衣冠楚楚，神情肃穆。再是徽州、抚州、南昌、饶州四大帮的队伍。每帮都有一二套仪仗执事与几组乐队。仪仗一般是香亭在前，香炉在后。香亭有七八尺高，为红木雕镂空的多层的古式亭宇，内点檀香，香烟飘袅，香气四溢。提香炉的是各商帮的少老板，他们四人一排，依次而行。其后是斧钺旌旗、掌扇、凉伞等仪仗。最后是菩萨的行台轿子，轿子的次序是张王、张王娘娘、东西宫太子等，抬轿的人基本固定，由羊家河派王家人专门负责。

在游行队伍里，财大气粗的商行帮会制作不同的仪仗，以显示实力与气派。如陈箕源船行的凉伞，凉伞由 8 块大瓷板装置而成，每隔一段还有一套乐队，每个乐队都是八音齐全，奏乐的曲牌不断变化。有的商贾富户为显示虔诚与阔气，派伙计抬出整箩筐的鞭炮，边走边放，花销甚巨。菩萨沿途所到之人家，每家每户摆出香案，鸣炮接神。张王菩萨一到，爆竹齐鸣，锣鼓喧天，硝烟弥漫。街道两边人山人海。

最后，规划张王菩萨出行路线。菩萨一般是沿街行进，直到东门外为止，中间要到柴家巷的浮舟寺口。菩萨游行到东门外（城外）为止，不进城内。为什么菩萨要到柴家巷的浮舟寺口？相传，那是张王娘娘的娘家，浮舟寺口的柳家有一名年方 18 岁的少女，因病去世。临终前这名柳姑娘说张王菩萨喜欢她，要娶她做娘娘。故而，这名柳姑娘一死，有好事者就将其塑成女菩萨像，称“张王娘娘”，并放置庙中，接受附祭。每年张王菩萨出游，张王娘娘都必随行，而菩萨行台也必到浮舟寺口，向张王菩萨的岳父岳母拜年。

为什么张王菩萨不进城？鄱阳旧有民谚云：“城隍菩萨不出城，张王老子不进城。”^[18] (P382) 因为当时张王庙是“大臣巷”的神庙，“大臣巷”属于城外，且其中的大商行、大商店较集中，庙产富裕，地方士绅也多居在“大臣巷”，故而张王庙主要就在城外游行。

城内多是小商店。每年迎神赛会时，城内由城隍菩萨出行，而城隍菩萨出行场面较小，没有仪仗队，只有一些小的乡绅拥着抬出的城隍菩萨，在城内游行一趟了事。城隍菩萨出行，不出城，以永平关为界，似乎神仙各有属地，互不侵扰。唯一破例的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因鄱阳县城霍乱流行，百姓大搞迎神，以期除病消灾，张王菩萨和城隍菩萨游遍全城^[18] (P383)。

除了张王庙会、晏公庙会、城隍庙会外，鄱阳县的庙会还有地藏王菩萨庙会。《鄱阳镇志》载：

旧历七月三十日，民间流传为地藏王菩萨寿诞之期，全镇除少数户外，均从二十八日起素食三日，摆设香案供奉地藏王菩萨。届时，离城五十华里的莲湖莲花山及城外芝山均举行大型庙会，家家户户前往进香，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有的男子拜把子兄弟们穿长衫，肩背黄布香袋，以写有“华山进香”、“芝山进香”的黄旗为前导，沿途朗诵佛号，前往朝拜，叫作“念佛”。还有的青年男女身穿黑衣，脚穿草鞋，头扎黑纱，手持小木凳，木凳上插一支香，从家门口出发，三步或七步一拜，直至庙内，敬神以后，仍然照样拜回家，叫作“拜木凳子香”^{[18] (P415)}。

可见鄱阳县之庙会文化盛行，庙与庙会不仅仅是人们祭祀、求神与拜神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庙与庙会成为人们集体记忆与精神文化空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村族文化。这些集体记忆与乡村文化是民间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乡村宗族文化的集体展示，是民间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张王庙俯瞰鄱江（饶河），是饶河流域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之一。在古代，人们精神生活极为匮乏，而张王庙以其繁荣的商业文化、畅通的商贸经济和虔诚的祭祀文化，成为人们祭祀与商贸的中心，辐射整个周边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百姓的精神信仰与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间，承载着民众的集体情感。

三 鄱阳县张王庙会的社会功能

在清代，饶河流域民众面临饶河水患及生活困苦，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诸多诉求，充斥着各种神灵信仰，他们求神拜神。在重要的节假日，张王庙会等活动充斥他们的生活，这些庙会的集市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形成了以庙与庙会为核心的精神信仰祭祀圈及商贸经济圈。究其根本，是张王庙会的社会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作用。张王庙会的主要社会功能具体如下：

1. 禳灾除害，安抚民众情绪

在清代饶河流域，自然灾害是民众之痛，也是人们难以防御的心头之患。每年的农历五月是饶河洪水泛滥的时节，淫雨绵绵，连续多日，时则山洪爆发，饶河河水四溢。水患一旦形成，轻则浸没稻田，重则房屋毁坏，田庐浸没，人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因此，在饶河流域民众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充满了祈求与渴望，希冀神灵的援手相助，禳灾除害。

在饶河流域民间信仰神灵的体系中，主要形成了以张王庙信仰、许真君信仰、晏公庙信仰、城隍神为中心的民间水神信仰祭祀圈。这些民间信仰神灵又表现出水神化的趋同，即饶河流域民间信仰的水神化，都具有水神之能，息水患，平水浪，镇水妖。如晏公庙的“官民舟楫出泊必禱”^{[11] (P319)}，张王庙的“水旱疾疫禱辄应”^{[11] (P1 288)}，城隍神的“水火旱涝疾病死生等事，无有求之弗应”^{[19] (P2 898)}，许真君的“巡抚秦承恩禱雨灵应”^{[20] (P937)}，无一不表现出它们的水神属性与禳灾除害之能。

饶河流域民间信仰神灵的灵验与庙神诞辰——庙会纪念活动的隆重举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匹配。正因为庙神的灵验，张王庙的庙会才会隆重非常，鄱阳县城万人空巷，百姓举行隆重的张王菩萨游行活动，彰显神灵的威严与神灵的显应。同时，庙会活动有利于安抚百姓的情绪，维系民众的乡土情感。梁家贵认为：“鲁义姑在鲁西民众的广为信仰，特别是每年农历二月初六的香会，加强了这一地区的联系，有利于社会稳定。”^[21]由此可见，禳灾除害、安抚民众情绪是张王庙会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

2. 繁荣地方社会，发展商贸经济

在清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交通不发达，人们外出主要依靠水运或车、马代步，商品流通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张王庙俯瞰饶河，庙前的大臣巷直通河边，河边檣棧林立，帆船并行。饶河发达的水运为饶河流域的百姓，尤其是水上重镇鄱阳县带来了诸多便捷与繁荣。

张王庙前街道繁荣兴盛，商贾云集，摊贩众多，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直至夜间 10 时，这些摊贩方才歇业回家。尤其是在张王庙会期间，十里八村，全城百姓的诸多亲朋好友参加张王菩萨的出行，鄱阳全城，观礼如潮。张王菩萨游行队伍长达约 2.5 km，沿途鞭炮燃放不绝，家家迎神，户户摆香案，庙会文化与庙会经济凸显。

张王庙信众广泛，菩萨灵验，庙宇位置优越，香火旺盛，摊贩云集，形成了以张王祭祀为核心的祭祀文化圈与经济圈。随着庙会活动的大力举办与弘扬，庙会经济愈加显现。显而易见，张王庙与张王庙会极大地繁荣了地方文化与经济，促进了商贸经济的兴盛与发展。

3. 填补精神空间，丰富地方文化

张王庙庙神的祭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张王庙及其庙会是鄱阳县城民众的集体记忆与精神文化空间。在清代，张王庙的灵验与信众的广泛形成了以张王庙为核心的祭祀文化圈与信仰圈。林美容认为：“祭祀圈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及这个范围内所有居民，他们自发地共同祭祀某一神灵或组织祭祀活动等。”^{[22] (P3)}毫无疑问，张王庙信仰成为鄱阳全城百姓乃至远近信众信仰的主神之一，民众祭祀，络绎不绝。

在清代，人们求神与拜神是他们精神生活匮乏的反向证明。正因为古代科学不发达，民众愚昧，智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思想层面，他们容易形成民间信仰神灵的主导与文化的单一性。随着张王庙的灵验、信众的广泛、国人素来就有的“逢神即拜”“遇神即求”“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等从众心态，加之生活的困苦、水灾的频发和现实的无奈等等因素，毫无疑问，张王庙与张王庙会极大地填补了他们精神世界的空白，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形成了地方百姓集体文化与集体记忆的精神空间与文化场域，也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文化。

4. 构建文化认同，稳固地方社会

关于文化认同，李秋香认为：“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主要表现为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族群文化认同功能、历史文化认同功能和异地文化认同功能这四个主要方面。”^{[23] (P277)}饶河流域民间信仰神灵众多，而水神信仰是饶河流域民众的主要信仰或重要信仰。在清代，张王菩萨被敕封为“安澜神”，其水神形象凸显，又张王庙俯瞰饶河，但凡经过饶河，船泊鄱阳的商旅差客大多要进庙拜神；从而，张王庙信仰成为饶河流域民众精神世界重要的信仰之一。

鄱阳港是饶河的古港之一，饶河支流众多，是赣东北地区的母亲河，连接信江、赣江，可通“湖”（鄱阳湖）入“江”（长江）。在清代，饶河的主要支流昌江与乐安河大船难行，小船通航。这两点在交通航道上决定了鄱阳港的主要社会功能角色——饶河交通枢纽，从而，祁门和婺源的茶叶、景德镇的瓷器、乐平的煤矿、浮梁的木材等外运皆需经鄱阳港中转。古代鄱阳商贾云集。鄱阳港的商业繁荣，南来北往，商旅如流，而张王庙“安澜神”的灵验使得张王庙誉满鄱阳古港与饶河水面。

张王庙香火不断，祭者如云，充分显示了民众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与尊重。这种认同与尊重在主观上起着禳灾除害、安抚民众情绪的作用；在客观上起着繁荣地方社会、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同本地文化就是间接地从文化上控制地方百姓的精神世界，文化控制的目的是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24] (P15)}。显见，“在一定范围地域的民众通过对相关神话的述说及神灵灵验性的传播，并借助于一定的集体祭祀仪式等活动，加强了对所属文化的认同感，而这种文化认同感对于培养群体的凝聚力和加强地域文化控制，都发挥着积极作用”^{[16] (P277)}。张王庙的祭祀与张王庙会的举行正好实现了民众对地方文化认同的这一过程，稳固了地方社会，实现了社会控制的目的。

四 鄱阳县张王庙庙会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建构的主要路径

“民俗总是在传承中不断演变，根据现代人的需要，在保存民俗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25] (P45)}张王庙会是江西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清代，张王庙与张王庙会具有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与现实意义。建构鄱阳县张王庙庙会文化与地方社会发展，主要路径有如下几点：

1. 重构张王庙历史文化遗址

鄱阳县张王庙历史悠久，始建于唐代年间，有千百年历史。张王庙庙神原型为唐代“安史之乱”的忠臣将帅张巡、许远。张王神经过各朝各代政府的敕封与褒奖，至清代，张王庙信仰的“地方化”或“民间化”更为广泛，而鄱阳县张王庙信仰历经岁月洗礼，庙宇多次重建，信仰主题也发生变迁。但不管岁月与历史如何变迁，鄱阳县张王庙始终是民间百姓的文化空间与精神世界，在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地方、调适民情、繁荣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等社会功能。

在清代，张王庙庙基宏大，庙宇三进式。张王庙不仅是民间信仰文化的空间，而且是经济兴盛之地。庙前的“大臣巷”直达于河，使得庙前风帆一片，有祭祀拜神的，有卸货商贾的，有观景游览的，有访亲探友的，不一而足，热闹非凡。重构张王庙历史文化遗迹，在现今庙宇的基础上，划定一定范围，重构历史文化；亦即打造古代商贸文化历史，重构古街、古码头、古船、古驿站等，实现在重构中的非物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继承与弘扬。

“现代民俗学吸收了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让我们从过去，面向现在与将来，重视过去的民俗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被建构被创造的过程，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与作用。”^{[26] (P33)} 在重构张王庙历史文化遗址的过程中，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建构主义出发，坚持以传承与发展为核心，以政府部门为领导，规划张王庙历史文化遗址，统一规划，科学设计，将张王庙历史文化遗址的重构纳入政府工作的重点，纳入城镇规划发展的整体布局，做到谋划有布局，设计有方向，打造有计划。

2. 打造鄱阳县张王庙会民俗文化节

在传统社会，民俗文化节是地域文化的重头戏，是民间历史文化的主要舞台，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轨道与途径。民众通过民俗文化节，进行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乡村百姓赶集买卖进行农副产品的交易。同时，民俗文化节又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食粮，慰藉民众的精神世界与信仰空间。在现代社会，人们民俗味淡了，民间信仰虚无了，在重大节日缺乏仪式感，传统民俗文化发展地位“尴尬”，进入“消退”的历史境遇。

打造鄱阳县张王庙会民俗文化节，意味着重拾传统民俗民风，重构传统民俗活动的现代语境。黄涛认为：“如果不用其他节庆方式来弥补仪式的缺乏，节日往往变得冷冷清清。在这种情况下，节日纪念物就派上了用场。用节日纪念物来布置环境，围绕节日纪念物进行习俗活动，是营造节日氛围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营造外部可见的节日氛围的主要方式。”^{[25] (P44)} 由此可见，打造鄱阳县张王庙会民俗文化节，有利于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利于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利于民众地方文化的重构与认同，增强乡族民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实现民俗文化与家乡情结的有效链接，由此构建民间乡族邻里的和谐文化，繁荣地方文化。

3. 建设鄱阳县张王庙会集镇商贸经济圈

在历史时期，张王庙庙制宏大，香客众多，庙俯瞰饶河，往来客商络绎不绝，“这里汇集了各类商业、手工业、小商贩、文化娱乐等行业，商贾云集，市肆兴盛，可以比作北京的天桥”^{[15] (P45)}。从旧时拣陶的记录来看，有各种摊贩、各种小吃、各种手工业加工、买卖渔行甚至夜市等，零零总总，形成了以张王庙为中心的地方商业集贸圈，热闹非凡，好比旧时北京的天桥。

正由于张王庙商贸的兴盛繁荣，自然而然，张王庙庙会成为旧时民众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的盛大活动之一；尤其是张王庙庙会活动中菩萨游行，举城欢庆，远朋近邻悉请备至，家家设香案，户户鸣鞭炮，万人空巷，观者如潮。而菩萨巡游活动中的仪仗队伍成为旧时商家们商业广告定点投放的角逐重点之一。

如今，随着现代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大事，也可以购置日常生活用品，实体经济与零售业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境遇。此外，随着城市建设与城市文明环卫工作的深入，流动摊点整治成为城管部门的棘手问题，打造庙会文化商贸经济圈，可以有效解决流动摊贩的摆设问题。在张王庙附近规划传统小吃及流动摆摊地，利用张王庙会的影响与作用，打造传统民间商业贸易，集中全城明记小吃，集中流通摊贩摆售地，打造庙会的夜市文化与经济，形成“逛庙会，吃小吃”的传统习俗，形成传统经济为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缺失补位”，形成鄱阳县传统庙会集镇商贸经济圈。

4. 建构张王庙民俗文化旅游民俗旅游

又称为“绿色旅游”“特色文化旅游”^{[27] (P237)}，是人们离开惯常住地，到异地去体验当地民俗的文化旅游行程^{[28] (P236)}。民俗旅游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理念，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从历史背景来看，张王庙历史悠久，张王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时期，宏大的张王庙与庙前的大臣巷直达饶河；同时，饶河水运发达与昌盛，饶河商货如流，商贾云集，风帆一片，形成“河庙”文化的共存与共生。由此可见，以张王庙为中心，以饶河为纽带，打造张王庙民俗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深厚，民俗色彩浓郁。

从现实发展来看，鄱阳县地域环境优佳，处在“名山、名湖、名镇、名村”的大包围中。“名山”即天下第一山庐山，庐山距鄱阳湖百十公里；“名湖”即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鄱阳县因湖而名，或鄱阳湖因县而名”，此不可考，但鄱阳县地处鄱阳湖之滨；“名镇”为中国瓷都景德镇，“名村”为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它们距离鄱阳县均几十百公里不等。由此可见，充分利用“名山、名湖、名镇、名村”旅游资源的辐射作用，打造鄱阳县张王庙民俗旅游，联动发展，形成旅游资源的“缺失补位”，正好弥补以庐山为核心的旅游经济带之“俗”文化旅游。此外，近年来，中共鄱阳县委鄱阳县人民政府大力打造“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风景区”，鄱阳县旅游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在上饶市十三县（区）旅游中，鄱阳县旅游总人数位居全市第一，为1 720.9万人次，旅游综合效益位居全市第二，为137.6亿元，仅次于三清山风景区的151.1亿元^{[29] (P286)}。鄱阳县本身的旅游资源具有互补性。

2017年，《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21个部门关于印发〈支持鄱余万都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的通知》指出：“建成鄱阳至余干高速、都昌至九江高速、都昌至南昌、万年至鹰潭北一级公路全面建成通车，形成环鄱阳湖高速公路网。开工建设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高铁工程，支持鄱阳县、余干县设置高铁站，构建环鄱阳湖快速铁路网。2020年基本建成信江三级航道，建设一批综合货运和旅游码头。加快推进鄱阳、万年通用机场前期工作。”^[30]由此可见，未来鄱阳县区域优势更加突出，建构鄱阳县张王庙民俗旅游切实可行。

五 结语

饶河之畔的鄱阳县张王庙地处县城永平关，俯瞰鄱江，地势雄伟，庙祀唐忠臣张巡，在清代以前，各地均有建庙祭祀，鄱阳县张王庙由此而建。张王庙初为国家褒奖忠臣良将，倡导忠义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张王信仰主题发展变迁，逐渐“地方化”“民间化”，演绎成为地方性民间水神神灵之一。

在清代，张王庙香火旺盛，庙前大臣巷直通饶河，交通便利，形成以张王庙为中心的鄱阳县饶河商贸文化经济中心。张王庙不仅是信众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空间，也是地方社会商贸文化中心，繁荣了地方文化经济生活。张王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清代张王庙会，鄱阳县全城追捧，百姓迎亲接友，城内商户悉数赞助，百姓焚香设案，鸣炮接神，鄱阳县城万人空巷。由此可见，张王庙会的兴盛与发展彰显出地方历史文化的点与特色，形成地方社会民众的集体文化记忆与乡土文化根基，是乡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省情教育的现实教材之一，是鄱阳地方社会“乡愁”文化的生动教育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现实价值。

清代鄱阳县张王庙会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形成了以张王庙会为核心的商贸经济圈、民间祭祀圈与地域文化认同

圈，形成了民间百姓的张王庙会文化信仰空间，丰富并慰藉民众精神世界。人们在庙会活动中寻求精神食粮。鄱阳县张王庙会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表现为禳灾除害，安抚民众情绪；繁荣地方社会，发展民间商贸经济；填补精神信仰空间，丰富地方文化；构建文化认同，稳固地方社会。

清代鄱阳县张王庙会具有很大的文化张力与社会影响力。本文的主旨在于，对照鄱阳县的现实发展，以时代新理念为引领，建构鄱阳县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即重构张王庙历史文化遗迹，打造张王庙民俗文化节，建设张王庙会商贸经济圈，建构张王庙民俗文化旅游，实现地方社会绿色新发展，为水域地方社会发展提供一点新路径。这恰好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精神，实现江西省非遗文化——鄱阳县千年张王庙会的传承与保护，推动地方社会新发展，建构地方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新图景。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化专史及其做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 何海生. 地方性文化的内生成秩序及其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以甘肃张家川汉族庙会习俗为例[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1) .

[3] 刘博, 朱竑.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4) .

[4] 顾颉刚. 妙峰山的香会[M]. 影印本.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5] 况红玲. 从传统庙会谈当代发展庙会民俗文化旅游——以四川庙会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为例[J]. 中华文化论坛, 2012 (4) .

[6] 林晓平. 客家庙会的特色与功能[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 (2) .

[7] 谢芳. 神仙的诞辰, 老人的节目——鄱阳县管驿前晏公庙庙会习俗现状考察[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 .

[8] 程宇昌. 明清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10) .

[9] 王华, 周海燕. 略论张王信仰的主题变迁[J]. 江西社会科学, 2012 (5) .

[10]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11] 鄱阳县志[M]. 陈志培, 等修; 王廷鉴, 等纂. 同治十年刊本.

[12] 陈春声. 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13] 刘昉. 旧唐书:忠义下·张巡传.

[14] 张信行. 鄱阳文史汇编[G]. 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09.

[15] 拣陶. 旧时张王庙肆[G]//张信行. 鄱阳文史汇编. 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09.

-
- [16] 李星. 万寿宫庙会与乡民习俗——以考察西山万寿宫为例[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4) .
- [17] 汪烈, 松年. 张王菩萨出行[G]//张信行. 鄱阳文史汇编. 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09.
- [18] 鄱阳镇志编写领导小组. 鄱阳镇志[Z]. 内部资料, 1986.
- [19] 饶州府志[M]. 锡真, 修; 石景芬, 纂. 同治十一年刊本.
- [20] 新建县志[M]. 承霏, 修; 社友棠, 杨兆崧, 纂. 同治十年刊本.
- [21] 梁家贵. 从“鲁义姑”信仰看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1-26 (3) .
- [22] 林美容. 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23] 李秋香.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秦汉民间信仰研究[D]. 开封:河南大学, 2010.
- [24] 程宇昌.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明清鄱阳湖区周颠仙信仰[J].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
- [25] 黄涛. 节日纪念物与传统节日现代性的建构[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1) .
- [26] 陈志勤. 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J]. 山东社会科学, 2010 (10) .
- [27] 张士闪, 温莹蕾, 高向华, 等. 2011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发展报告[G]//张士闪. 中国民俗文化 2012 发展报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8] 温莹蕾.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研究报告[G]//张士闪. 中国民俗文化 2014 发展报告.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 [29] 鄱阳县统计局. 鄱阳统计年鉴 (2017 年) [M]. 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7.
- [30] 江西省发改委.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 21 个部门关于印发《支持鄱余万都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行动方案 (2017—2020) 》的通知. 赣发改战略[2017]927 号, 2017-08-29.